

重阳菊色胜春光

王丽娜

风轻云淡，碧水长天，走过夏的热烈，终于来到这收获的黄金季节。“九”数在《易经》中为阳数，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故而叫重阳。九九重阳，与“久久”同音，九在数字中又是最大数，寓意长久长寿，古人认为是个值得庆贺的吉利日子，这个节日便很早就确立了。

重阳遇上诗词，充满着绚丽的色彩。三国时，魏文帝曹丕《九日与钟繇书》中曾这样描述当时的重阳节：“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茱萸登高。”魏晋之时，节日气氛渐浓，菊花和酒见之于文。唐朝赏菊已成气候，孟浩然在《过故人庄》中写道：“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重阳那天，文人墨客吟诗作赋，不吝笔墨。他们在重阳节登高望远，畅享清气，他们对诗词一往情深，他们对菊花独具青眼。“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那是对自己漂泊在外的感触，“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秋山无限，赏菊品酒，重阳节头戴菊花的风俗从唐代开始流行，在宋代盛行。黄庭坚有词云“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白发簪花不解愁。”菊花之爱，可谓众矣。

诗词里的菊花，含蓄优雅，小说中的菊花，描绘备至。《水浒传》其中第七十一回写重阳节菊花会：“宋江便叫宋清安排大筵席，会众兄弟同赏菊花，唤做菊花之会……忠义堂上遍插菊花，各依次坐，分头把盏。”书中所说的遍插菊花，也指的是鬓边插菊花，后文中宋江在席上就做了首《满江红》词中就有两句“头上尽教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于是簪菊习俗在此篇回合中，和黄庭坚的词相互有了印证。

重阳与菊花是绝配，不仅簪菊，人们还会饮菊花酒。《梦粱录》说：“今世人以菊花、茱萸浮于酒饮之，盖茱萸名‘辟邪翁’，菊花为‘延寿客’”，饮此酒旨在驱秽逐恶，延年益寿。那时候酿酒，菊花方才含苞待放，人们便将花蕾茎叶尽数采摘下来，和黍米一起酿制，等到第二年九月初九重阳节的时候才开坛饮用。菊花在一年中酝酿着清冽心事，在秋日冷霜中开放，气味芬芳，岂止佳酿，也是琼浆，是延年益寿的佳品。

正因世人在重阳那天对菊花的偏好，李白不禁要为菊花抱不平，“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即便如此，菊花情怀，不为俗世所累，灿然傲立，满院馨香弥漫。它那昂首的姿态，任凭风霜肆虐，总是将这份美好展现在人们眼前。

重阳这一天，游子若能归家，洗去滚滚红尘，与父母一同分享这大半年的忙碌与收获，共饮菊花酒，同食重阳糕，那么是这个敬老节最好的礼物。如果在外，现在的通信科技如此发达，一声问候，言语可亲，一次视频，面容可亲，也是一份安慰。人虽千里外，菊花两地同。

在大地写上色彩斑斓，菊花是天地对人们的馈赠，向金风举觞，听冬天近了来时的脚步，不妨沉醉，不妨酣畅。岁岁重阳，菊色霜华，每年不负此约，年年胜似春光。



(篆刻) 王 琳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我从小就喜欢文学和创作，工作后主要从事辅导员和校外教育工作，对象以少年儿童为主，和儿童文学特别是儿童诗、童谣的创作结下不解之缘。进入新世纪后，我被推荐担任少儿社《儿童诗》杂志执行主编和上海民协歌谣专委会主任。因此，和全国特别是上海儿童文学界许多前辈成为了朋友，其中获得过上海儿童文学“杰出贡献奖”的圣野、任溶溶和孙毅老师更是我的良师益友。

圣野老师 1947 年就在《中国儿童时报》工作，主编《小朋友》杂志近三十年，出版儿童文学读物和丛书上百种，获奖多多，在全国儿童诗界享有盛名。1986 年圣野老师离休后，一直致力于儿童诗的创作辅导和推广。在每期“全国小诗人夏令营”结营式上，圣野老师都会用他激昂兴奋的东阳口音，朗诵、点评孩子们的作品，肯定小诗人们的想象和创新。

汶川地震、奥运会、世博会、学雷锋活动 50 周年……他都会发动诗友写童诗、童谣，出版了《大爱颂》《奥运新儿歌》等诗集。

2013 年 8 月，上海气温高达 39 摄氏度以上，圣野老师、鲁守

华老师邀请我和常福生老师协助他们进行由金波总编的《中国儿歌大系》“上海卷”的编选工作。那几天，圣野老师自己不午睡，带领我们战高温、连续作战，顺利完成了任务……

圣野老师今年九十九岁，但他仍是儿童诗园地不肯停息的布谷鸟，把儿童诗的种子不断播撒在人们特别是孩子们的心田上。

任溶溶老师的大名，我在学生时代就听说了。他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全集》《普希金童话诗》《木偶奇遇记》等我都读过；他写的儿童诗《我的哥哥聪明透顶》《爸爸的老师》等我也看过、朗读过。

任溶溶老师风趣幽默且诲人不倦。在许多场合，他都对我们这些童谣、童诗作者说过他的创作心得，希望大家的创作要尽可能来自生活。他还说儿童诗要有童趣，要让孩子们爱听、爱看、爱念。他知道我在中福会少年宫工作，对我说，你最大的优点就是生活在儿童当中，你要多熟悉他们，了解他们，从生活中发现有意思又有趣的事写成作品。

一生追求，梦想成真

姜承浩

今年 10 月中旬，我再次走进松江九亭荟珍屋，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这几年已来过两次。我知道荟珍屋收藏着荣毅仁的写字间，所以这次去特地从我家书架里取出《红色资本家荣毅仁》传记书，在荟珍屋见到主人赵文龙老师送给他，他捧在胸前，我想他在荣氏写字间阅读这本书，对该建筑一定会更有感悟。

赵文龙最近出版新作《从桂林公园到荟珍屋》，我对荟珍屋原本有所了解，再阅读这本书，知道了建筑背后的故事。他是上海本地人，从小生活在本地，又受到在桂林公园当花匠的祖父和父亲的熏陶，对中国园林和古建筑情有独钟。有了这方面的基因，集邮、淘旧货成为他的兴趣，但他没有成为集邮和古董收藏家。上世纪 80 年代，上海不少居民因住房面积小，把多余的旧家具卖掉，赵文龙对旧货

市场旧家具产生兴趣，请教旧家具调剂商店老师傅，逐步了解了家具木材的种类和款式，识别家具的眼力提高了。只要有“眼缘”的家具，他千方百计也要把它买下来，作为工薪族，他常常为此掏空腰包。他收购到的一些上品、价格又低的家具，卖出后挣到了一些钱。

曾经一度几百年古民居面临拆除，赵文龙大胆地想抢救濒危的老房子，他在当时还冷落的九亭买下一块地，把老房子“落架”下来的构件收藏在那里，资金不够他便把自己在市区的一套房子卖掉。江西、安徽、浙江山区有些破旧古宅荒荒着，开价并不高，赵文龙说，他是“拣漏”的。

赵文龙有修理榫卯家具的技艺，古宅木构架也是榫卯结构，于是他梦想把收购来的木构件拼装成一组建筑群。二十年前他组建了一个在建修复工匠

任溶溶老师的《你们说我爸爸是干什么的》中，十个小孩每人出一个谜语，让别人猜爸爸的工作。我感到这种形式很有趣，联想到孩子们有攀比现象，也采用猜的形式写了一首颂扬普通劳动者理发师的儿童诗《比爸爸》，还在全国获了奖。

任溶溶老师已是九八高龄了，仍坚持笔耕不辍。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我和孙毅老师认识比较早。孙毅老师深知宋庆龄关于“通过戏剧培育下一代”的重要，早年主要从事校园剧、木偶剧、课本剧、儿童相声、曲艺的创作，受到孩子们的欢迎。

孙毅老师是个“闲不住”的人，自称“老顽童”。那次到“东方绿舟”采风，有个项目是过各种各样的“摇摇桥”，许多相对年轻的老老师都不敢过，可他却凭着勇气，坚持晃晃悠悠走过了桥。

十几年来，孙毅老师的脚不是很好，但他还是骑着电动车参加民协“歌谣沙龙”活动，积极发言，给年轻同志带来榜样的力量。

2013 年，为了写学雷锋的童

谣，孙毅老师在医院休养期间看了三十万字有关雷锋的资料，写了不少歌谣，其中童谣《学雷锋“两个钉”》歌颂了两代人学雷锋的热忱和学雷锋活动的深入，获得了全国优秀童谣一等奖。

作为一名老党员，孙毅老师还写了许多“心诗”，体现了浓浓的爱国情怀和作家、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尤其让人感动的是，三年前，我们去看望他，只见他病床旁两张小圆桌上堆满了从上海图书馆复印的上海解放前夕地下少先队编辑出版的全套《新少年报》以及他用钢笔写的手稿。后来获悉，九十五岁的孙毅在写长篇小说三部曲《上海小囡的故事》。该书描写了上个世纪 30 年代到 50 年代，在党的领导下，一批上海有志少年儿童的觉醒和成长。第二部《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少年队》更是填补了地下少先队从诞生到扩大、发展的文学题材空白……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三人为众，泛指很多人。在儿童文学创作之路上，许多人给予我关心和帮助，激励我前行。重阳节来临之际，祝这些老先生健康，安好。



近来常常怅惘，甚至容易伤感。最叫我莫名的是在梦中落泪，那时母亲总站在我的身边替我抹泪，佝偻的身形在眼前晃动，时常是那绵绵的泪水在醒来时浸湿了我的枕巾。

许多愧疚的往事，大概于平静生活中最易被记起。母亲生了我们六个孩子，40 多岁开始守寡，那时正是困难时期，我有时把蒸熟的山芋揣在怀里带回家，她躺在病榻上，眼中闪出嶙峋的光，用枯肿的手指捻出两片进口心的就，再也不忍吃了，她说：“孩子，你的命比我重要，快吃了保命吧。”我在心里说：妈妈，你能活到享福的那天的……

许多日子过去了，母亲没有享到福。她把愿景埋心底：希望过上好日子那一天；希望我们的房子换上新顶，不再漏雨；希望吃上一顿猪肉；希望她的六个孩子为她养老送终……可惜希望尚在她心头打转，动荡岁月开始了。后来她常对我说：“我当时心里只想着一桩事，希望我儿子将来成材呀。”她的希望并未实现，儿子并未成什么“材”，六个孩子竟无一人为她送终。

“四人帮”粉碎不久，我结识了现在的妻，她是当年的上海知青，母亲不敢奢望一个穷苦的农家孩子能娶大都市姑娘，觉得我是让豹子胆撞昏了头，等到梦想成真，她激动得几夜没有合眼，半夜里起来收拾屋子，一直忙到第二天傍晚，等我的“仙女”降临。后又听说妻的母亲从香港来与她会面，她不知如何是好，直愣愣地坐在那老旧的镜框前摆弄衣襟，用清水把自己的头发抹得精光精光，从早到晚不停地跑到村口张望……母亲生平极为节俭，她平时炒菜放香油总是用酒盅量量，而我们办喜事那天，她居然把邻居的油罐都借来了。如今，每当我与妻儿一起相聚享受天伦之乐，我的心总还是一阵阵发酸。

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我们搬进城里，生活开始好转，就常想把她接到城里来过几天太平日子，但每回她来没两天就回老家了，她说城里人规矩太多，生活太奢侈，她就不习惯。有一年我们的老屋终于扒了，换了新房，母亲仍到自己住的一间仓屋里，安上一张用板凳支撑的破床，上面铺上些稻草和年久的碎絮，夜里她一个人在屋里住着，自己跟自己唠叨：“等我那小儿子成家了，我就瞑目了。”我曾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她说：“傻孩子你懂啥？我一个拖拖拉拉的老太婆，把正屋弄得乱糟糟，哪个丫头还愿上我家来……”

母亲过上了“打游击”式的流浪生活，是在我们六个孩子各自成家之后。记得一次我病愈后回农村看她，她正被“摊派”在一个弟弟家过日子，弟弟夫妇为自己生计都赶集做生意去了，把她一个人锁在屋里，她见到我到来，隔着门缝用嘶哑的声音喊我的名字，她已相当衰老，拄着棍仍颤颤巍巍，干皱的脸上已失去了一切表情……这是我见到的她的最后一面，且是隔着门缝。

已经好多个年头过去了，总还是常常想到母亲。人都说上辈对下辈都是一片丹心，而下辈对上辈总是相差很多。其实世上本无“不孝”二字，有的只是一代人和另一代人之间的比较。

我自己的孩子也已经大了，我真怕他走我们自己的老路……

母亲的愿景

刘湘如

团队，各地来的泥瓦工、木工和木雕花工在他的指挥下，经过艰辛的劳动，一座古建筑群屹立起来了。许多老构件上的精品都用上去了，来参观的人为这些古建筑的重生而惊喜。

二十年后，他在这里积极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华木作文化。他还走出荟珍屋，与政府合作完成一些重建项目，比如利用收集到的古建构件在松江广富林遗址公园重建了一座二层楼二进四合院，现为广富林文化展示馆的藏书阁，我去过那里，中国古建筑木构架和木雕完美地展现并为现代文化事业服务。在中国自贸区展示中心，他提供了中国古建筑厅院展品，向世界展示中国古建文化……

梦想、追求、奋斗，数十年来，赵文龙的经历给我很多启迪。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在我出生前，爸妈畅享丁克生活七年。上世纪 80 年代初丁克是相当超前的了。

那时的眷侣，迷电影《庐山恋》。爸妈也是当年跟着电影去庐山大军中的一对。庐山归来后，假日里去爬山成了他俩的习惯。因为没有我的拖累，他们到过不少大大小小的名山。

自打我上幼儿园大班起，爸妈会适当带我去爬山。近有安徽黄山，远有陕西骊山，意欲锻炼我的体格，培养我的进取心。习惯成自然，被问及长大后想从事什么职业时，我总是脱口而出：想成为一名登山运动员。

恰因与爸妈之间近乎四十岁的年龄差，在我体力旺盛的壮年，他俩的身体状况先后走起下坡路。虽无特别要紧的疾患，但不像十年前健步如飞。后来，三人行的出游变为我和老爸的二人行，转而又成了我的独行。爸妈已然彻底告别爬山这件事。常有人说，“父母在，不远

游。”二老对我说：“比起别人家的子女，你与我们在一块儿的时间不算少。你不用每次假期都过来陪我们，不如带上手机相机，去远足，去爬山，去我们曾满怀期待的而‘老骨头’已不允许抵达的远方和高度，拍些照片和视频给我们瞧瞧。平时看画册里的风景，感觉还是离得太远，不比自

准备周全，方能确保为爸妈做一场精彩的直播。从丽江市区去雪山的一路，雾气腾腾，雨势逐渐加大。为爸妈安排的这场专属直播眼看就要泡汤。司机说：山上天气难料，但愿在这片低云之上，见得灿烂阳光。

索道把我送至 4506 米观景

替爸妈上雪山

侯晨轶

台。此时仍飘着蒙蒙细雨，能见度仅限看到五六百米以内。心想：咱们一家这次与壮美的雪山景色无缘看来是大概率了。猜测归猜测，我并未放弃哪怕一丝的可能性。小时候和爸妈一同爬山

的经历提醒我：不妨再往上一百多米，去 4680 米观景台！时间空间都变了，天气或许也不一样。

“童子功”使然，我轻轻松松地沿着栈道到达 4680 米观景台，连氧气罐遗失都浑然不知。

令人兴奋的是，来到这儿，天气果然明显好转。当我在石碑前拍完游客照，淡淡的太阳竟然探出了脑袋！云开雾散，面前的雪景愈发清晰。

高兴之余，头脑清醒。我深知山上气候多变，着答答的阳光往往甫一露脸便挥袖而去。于是，我赶忙打开微信，抓紧时间

和爸妈“视频连线”。我不时变换角度，以使他们看清 360 度全景。老妈感叹：“灵的，赞的，比梦见的更美。”务实的老爸叮嘱我留足电量和内存，多拍些“艳照”。毕竟年纪大了，言语表达就和行路一样，难免磕磕绊绊，“美图”在他口中竟然成了“艳照”！

丽江归来，我带回一盒鲜花饼，用百合花做的。递给两位老小孩的那一刻，我们彼此心照不宣。

十日谈

登高

责编：龚建星